

辭不聽。勸我立汝。今日使我與汝得相見。我家之祀賴以不絕。皆增時之謀也。我年七十。且暮人耳。我死汝必用增時以自輔。家事一以聽之。此日賜增時以寶刀。名三重。若州良工冬廣所作。且約以千熊丸妹妻增時。長子成家。薦野家譜。○葆光按。本書載。天正十年十月六日。石坂之役。松蔭公年十四。初從軍。公見其善用兵。是日遂請天叟公。以為嗣。九日迎入城。非也。是役有公及松蔭公。連署賜諸將書。可見松蔭公為嗣。在是役前。故今不取。

寶滿師略秋月地。巖屋留守屋山種速帥師會之。筑紫廣門乘間襲巖屋。城中兵少。老弱皆執庫中朽兵。割

布為旗。開門突出。長松掃部等善射。發矢雨下。筑紫兵以為有備。稍引退。入江隼人殿護陣。許斐三七以槍刺之。仆。偃且以大刀擊三七傷之。木野大學繼進。又傷上野原民部。又繼之。遂馘隼人頭。因以手捕其口。舉之。俄齧指。痛不可堪。抉開初得脫。後久病。指。城兵乘勝追擊。許斐宮內恐敵知我兵少。而反戰。遂收入城。高橋記

天叟公謂公曰。秋月種實竊據郡邑。屢發兵侵立花巖屋。今不討。已負豐府委任之意。且使後人笑我。

怯。宜急攻。古所以決勝負。公默然良久曰。老夫亦思之久矣。然古所山三面峭絕。一面頗夷。亦道路狹隘。守禦甚固。攻之徒喪我卒耳。穗浪大日寺後據石垣山。前臨平原。便騎戰。悉發立花巖屋兵六千餘。趨大日寺。伏精兵三千於林中。遣輕卒數百焚古所城下廬舍。種實必出兵爭之。我因佯敗。誘使入伏。四面叢擊。可以得志。屢設奇計。待其兵敗勢沮。古所始可圖也。天叟公曰善。乃潛軍夜抵石垣山。天明出卒挑戰。種實召其老井田親之子親氏曰。立花實滿遣

卒掠大日寺。汝速擊殲之。以懲後。無使侮我。親氏素有手下兵。益以千餘人。親氏曰。臣雖不敏。家世以武事君。年十三初從軍。承之隊長。今已弱冠。以君之靈。每戰未嘗敗。見小敵易之。兵家所戒。然臨軍畏縮。亦非勇也。臣當行。遂進戰。立花巖屋兵百許人。陽敗走。親氏乘勝追五里。至石垣山下。人馬疲極。伏發。二公各將一隊。衷擊之。親氏督兵力戰。死傷略盡。單騎上隴東面立。十時連貞進曰。公非元帥乎。僕雖賤。道雪老十時連貞。願得聞姓名與決死。親氏曰。公挺身

進戰。誠壯士。抑僕有故。不欲自名。死後徐知之耳。與搏墮馬。連貞處下。親氏將到之。連貞從者至。以刀斫親氏右肩。連貞遽起。馘之。美秀可二十歲。得笛甲縫間。盛以錦囊。知其貴臣。并元以獻。天叟公卒有識之者。言是秋月老井田親之子親氏也。少材武。人皆重之。二公爲流涕。使人收其屍。併笛送與親之。親之見使者。垂涕曰。武夫死事。固其所也。抑僕止一子。不能先橫尸行陣。終至此。是可憾也。使者亦愴然久之。

大友興廢記。立花記略同。○藤光按。本書記肥筑事多疏謬。如漆川十郎弒原田親種類。

此條他野史不載。疑出傳聞之謬。立花記後出。蓋采興廢記者。姑錄俟後考。

十一月。秋月種實將攻鷹取。成將森鎮實乞糧及火藥。公使五百人負米。由布惟信小野鎮幸將兵護之。路當經若宮。初宗像氏歸立花。以西鄉爲湯沐邑。於是徙土豪三十六人於若宮莊。友池金丸諸豪棄累世居室。遠徙。常懷憤怨。二將言公曰。西鄉人常怨我。恐禦我師。公乃使使者假道於宗像。且請諭若宮諸豪。莫爲寇。氏貞許之。立花兵納糧歸。友池人深川貞國河野伊豆等五十餘人共議曰。吾儕

世居西鄉。以姬氏之故遠徙。且既妻以姬氏。又多割地與之。彼輒以質子爲言。蔑我已甚。雖君有命。不如伐之。衆皆以爲然。令河津修理督徒堰友池河。使不可渡。因伐之。十三日。立花兵自鷹取還。杉連竝屬秋月。出兵於龍德。邀擊立花兵。共戰破之。逐北至城下。還至友池河。見修理在河上督役。曰。彼必有異圖。宜斬之以祭武神。由布惟次發銃斃之。友池人聞之。與金丸人馳軍之。立花兵逆擊破之。將道原田歸。友池人躡之。騎追及輒鬪。立花兵反擊殲之。爲二隊。前後

更代。且戰且却。涉金生河。趨高野。若宮人追至。卽爲立花兵擊殺。或驅走之。立花兵遂上稻光城山。休士。若宮兵亦至。小伏止陣。事聞岳山氏。貞大驚。使吉田貞辰石松秀兼馳止之。聞立花兵已道高野而歸。過原田金生。涉水至小金原。見友池金丸人方軍小伏。因告之曰。公怒子屬擅出兵。使我止之。皆不聽。曰。公怒宜矣。然事至此。豈容徒歸。且吾儕已決死。雖有嚴譴。非所恤也。子速歸言狀。二人知其不可止。乃曰。子屬旣決死。可奈何。抑我奉使至此。亦命也。請與子死。

遂留吉田貞永石松十郎亦率百餘人自赤間至。併若宮兵三百餘。皆軍於小伏。晡時將攻城山。秀兼曰。日昃仰擊山上軍。兵家所忌。將麾兵西出北面而進。立花兵五百餘人自高馳下。若宮人不能支。退入谷中。既而夕日斜射。目眩刀槍不可用。立花兵乘之。若宮人自分必死。出谷奮擊。立花兵稍却。至小伏。吉田左近被重創先退。貞辰秀兼亦死。軍皆氣沮。立花將內田鎮家周麾呼曰。我大勝。於是士卒皆奮。若宮人死傷略盡。貞永方擊却立花兵。屬貞辰執轡卒來言。

貞辰已死。貞永曰。兄死。我何用生爲。冒陣死。石松十郎聞其父秀兼死。亦力鬪死。立花之士死者亦三十餘人。日已暮。上清水原懋宿觀音祠。陳所獲首祠前。十四日晨踰鉾塔。過清瀧棧道。由薦野歸。公怒曰。宗像懷異志。捨盟誓。神若有知。必蒙不祥。取誓書扯裂投窻。遠近喧言。公以宗像背盟。將遣兵伐岳山氏。貞聞之。使人解說乃止。宗像追考記。九州軍記。薦野家譜略同。○葆光按。九州治亂記。以是戰係天正十一年十一月六日。且以爲氏貞自將。皆誤。鷹取納糧。本書所載。尤得其實。豐前覺書。淺川聞書。槩多謬誤。不可盡信。但其所記。頗有異同。今以左方。以備後考。

森了信成鷹取糧盡十一月十二日公以小野鎮幸由  
布惟信爲將使卒五百人負米人二斗夾以軍伍日  
暮發夜達鷹取趾永滿寺村道經秋月宗像麻生屬  
邑甚五人翳樹謀之刻竹記騎數菽記步知其兵寡  
以爲併秋月宗像兵擊之一戰可殲也乘勝攻立花  
必取之乃與諸邑人謀要其歸擊之明日軍還足達  
直氏殿先鋒至友池福丸甚五人遣銃手挑戰秋月  
宗像兵三千軍甚五山我兵因阻金原河布  
陣葆光按金原屬宗像封邑宗像追考記作小金原爲是甚五人邀擊直

氏力戰斬十八人餘悉散走因割級行及先鋒衆以  
其力鬪疲乏遣先行有頃敵兵馳下山惟信等分三  
隊大戰金原清水原間敗之追北將入赤間市天且  
暮乃扶傷者徑山谷間踰薦山天明還立花此役由  
布惟次被十三創立花人皆以爲死至家昏憤纔有  
氣息家人藥之至明日初知人時佐野兵部丞亦面  
夷公以其創淺命治惟次惟次父惟信亦固請乃往  
其家飲以藥滌大創去粘著枯葉蓋以桃葉珊瑚有  
聯十二葉初合者以余之藤大藏嘗從兵部學醫教



令洗創傅藥。創稍愈。乃使其妻看護。禁姪婦不得近。調理至明年。創初合。重創如此。猶得不死。因知人固有定命。今悉筆記。以示汝輩。他日可以為談資。自立花入保以來。無有血戰如生松原及此役者。豐前上覺書豐侯聞鷹取糧盡。諸將無復可使。因命公納糧。公將出師。聞筑紫與龍造寺欲乘間襲立花。於是使小野鎮幸由布惟信將二千四百人行。既納糧歸。秋月兵五千餘邀之金原。葆光按。宗像追考記九州軍記無。秋月。此蓋誤以宗像兵為秋月也。公聞之怒。遽著甲上城樓。謂左右曰。和泉雪下往。必不

至狼狽。

葆光按。大友興廢記。八年十二月。公聞宗像

兵拒之。秋月兵不至。獲宗像臣石松主稅助等八十

三人。時公有疾不能出。扶起仗長刀。望宗像坐軍中

覺有光從東來。髣髴見旗幟狀。士卒皆奮。遂得勝。公怒。宗像負約。見夫人出惡言。是皆他書所不載。且屬

怪誕。其罵夫人。出宗像追考

記。皆由本書公怒而誤也。惟信謂鎮幸曰。今合兵

而退。為敵前後夾擊。是危道也。不如分為二隊。下道

差夷。子宜行。上道險隘。僕請由之。鎮幸怒曰。僕何遽

不如子。而有此言。惟信曰。非敢然也。戰不可無帥。僕

從。惟次苟急。一人止死。子若死。誰復督戰者。鎮幸不

復言。引兵就下道。下道者。尤多。鎮幸與一人搏

伏之。到且半，一人復至，曰：「范鎮實擊斬之。」於是眾齊進。秋月兵遂大敗。上道戰方酣，敵鋒銳甚。惟次被數創，至脫下膝蓋骨。由布下總一作相摸以與惟信同宗。請往援。鎮幸許之。下總趨上道，須臾而還。鎮幸曰：「何早也？」曰：「僕未至，敵已敗。鎮幸嘆曰：「他人必言敵見我至而走。吾子朴誠，過人遠矣。」鎮幸還具以聞。公尤惡人矯飾。故當時諸臣皆無不忠信自厲。明日，公將出兵。命昨從軍者勿得出，曰：「汝等皆已有勞，今日我獨以麾下兵戰，倍令者削籍。」遂從金原侵秋月，不見敵。

一人而歸。淺川聞書立  
花記略同。

十年二月，公討山門村叛民歸原田兵要之生松原。發銃挑戰，公反之。相拒自午至未。原田步將籠野大炊綴苙苙席三領為幟，大聲自名。督卒發銃立花銃手爭射不中。其卒傷者數人。大炊扶之退。自公入保。銃丸叢射不能中。無有如此人者。是日原尻三右衛門折左膝死。他亦多傷者。兩軍交綏。豐前覺書○藤光按戰死錄唯記三右衛門傷左膝。本書以為死疑誤。

小金原戰後，公怒不解。命小野鎮幸由布惟信率



五百人伐宗像。曰必為我設宗像。鎮幸曰。小金原之事。私鬪而已。氏貞初無他志。君徐知之。今舉兵伐之。以絕宗像歡。不可。近歲兵革稍希。民得休息。若又興兵。百姓塗炭。且自我開釁。彼亦來報。兵連禍結。終至大亂。不如姑止。公益怒曰。卿言不無理。顧憚行耳。我須自行。鎮幸不得已。三月十六日晨出兵至吉原。氏貞聞之曰。道雪之亟也。遣其臣解說。立花師氣盛不聽。弓銃亂發。宗像人曰。我不可以為敵質的。遂戰。大和又三郎與敵兵搏死之。大和右近被重創。其

餘死傷甚多。立花兵亦多死。後隊先走。宗像兵乘勝

擊敗之。逐北十町許。舉凱還。宗像追考記○藤光按。是戰九州軍記九州治

亂記薦野家譜所載。悉出謬傳。唯本書差似可信。然戰死錄不載有死者。而言立花兵多死。傷後隊先走。不言宗像軍敗。蓋諱之也。公賜增時書。止載圍人被創。且有斬獲。本書言宗像兵多死。傷其敗明矣。鎮幸諫公。本藩無傳。小金原戰後。氏貞使人來謝不敏。而不聞其誅倍命者。戰國多變詐。公之怒不亦宜乎。

三月十八日。公及松蔭公賜薦野增時書曰。本月十六

日。吉原口之戰。卿卒先合力鬪。有斬獲及被創。以卿

忠勇。雖不親行。手下猶能立功。以聞豐府。公亦必嘉

嘆。四五年来。卿盡瘁奉公。某父子不敢忘。今又有功。

其效力行陣者。皆賜以書。如家丁與七郎中。槍刀二創。與一刀槍三創。皆重創。彼輩屢立功效。屬卿善遇之。如卿功伐。當有以報之。是戰賜諸將書猶多。皆不錄。

原田親秀已屬龍造寺。勢張甚。蠶食早良過半。屢踰山。侵那珂郡。小田部大鶴疆土日蹙。以梅岳天叟二公爲之援。纔得自保。親秀築砦巖戶鄉久邊野。使其臣笠大炊助以三百餘人守之。公曰。親秀鴟張踰山路。那珂屬多事。姑舍之。今乃深入築砦久邊野。是壓我也。四月十六日。遣松蔭公將千餘人擊之。增時成家

小野鎮幸爲先鋒。晨傳城。分兵東西竝進。城上矢石交下。立花兵疾攻。日中克之。斬首甚多。餘皆走。早良遂焚砦而還。是日增時先登。其士多有功。二公賜書賞之。薦野家譜

師從巖戶歸。土寇七百人保大久菴村大譟。我兵欲擊之。塹於村外。廣四五丈。不可踰。遂引歸。衆因言。城堡固不可不據險也。豐前覺書

十月二日。公及松蔭公贈高木賢勝書曰。得與馬渡若狹書。知旗竿公已命田尻作之。附馱原商家收貯。旗